



演唱艺术家

郭兰英

刘大海 著

yan · chang · yi · shu · jia · Guo · Lan · ying

演唱艺术家
郭兰英

刘大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演唱艺术家郭兰英

刘大海 著

*

山 西 省 文 联 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山 西 省 七 二 五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6插页 128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355·706 定价：1.45 元



郭兰英像



1943年，13岁摄于太原。



1944年，14岁，与著名晋剧演员丁果仙祝寿时摄。
中排左起第一人为郭兰英，其次为任玉玲、梁小云、任
玉珍、小金枝、丁果仙、小金梅、郭凤英、冀美莲、丁
拉弟、郭美英；后排左起为：董小楼、小桂花、刘俊英、
董翠红、丁艳霞。丁果仙前坐者为冀萍。

1945年，15岁，
饰演《天河配》中的
织女。

(摄于张家口)



1944年，饰《算
粮登殿》的王宝钏。

《小二黑结婚》剧照。



1954年24岁，歌
剧《刘胡兰》剧照。

1958年28岁，歌
剧《红霞》剧照。





1961年，歌剧《白毛女》。



1962年，周
总理、邓颖超与
郭兰英（右）、
王昆（左）。



音乐会上独唱



歌剧《窦娥冤》剧照



1981年，51岁，在北京陶然亭练功。

目 录

一	“心 爱”	(1)
二	童年的心愿	(10)
三	拜 师	(18)
四	学 戏	(26)
五	第一次登台	(37)
六	重返家园	(45)
七	到太原去	(53)
八	心爱成了郭兰英	(64)
九	新化戏园后台	(71)
十	“福义丑”师傅	(79)
十一	“九儿”师傅	(86)
十二	“名字站上去了!”	(99)
十三	戏演砸了	(107)
十四	逃向哪里?	(115)
十五	一场官司	(122)
十六	爸爸来了	(131)
十七	再见, 太原	(139)
十八	挂了头牌	(145)
十九	第二次演砸了!	(152)

二十	“演戏要演这样的角儿！”	(158)
二十一	新的心愿实现了	(166)
二十二	在布达佩斯	(174)
二十三	“我是新歌剧演员”	(180)
二十四	周总理啊！	(182)
二十五	人民欢迎她的演唱	(188)

一 “心 爱”

黄水奔流向东方，
河流万里长。
水又急，浪又高，
奔腾叫啸如虎狼。
开河渠，筑堤防，
河东千里成平壤。
麦苗肥，豆花香，

.....

“黄河大合唱”的“黄水谣”，人们从抗日战争唱到现在，家喻户晓，但是，只有亲自到晋中汾河流域走走，才能看到“麦苗青，豆花香”的河东千里平壤的景象。

汾河，从山西省北部宁武县的管涔山流淌出来，不过是一条涓涓细流。它傍吕梁山东麓，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蜿蜒南下，把潇河、昌源河、滋窑河、文峪河……等大小河流汇拢过来，变成一条大河，贯穿山西省的中部，到晋南河津县境内

龙门下面注入古老的黄河，流向东海。

汾河，掏开大地的胸膛，好象流不尽的乳汁，世世代代哺育着两岸的黎民百姓。晋中的汾河两岸平坦如镜。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是山西省著名的产粮区。因此，清徐、祁县、平遥、孝义、介休、灵石……许多县治都沿河而设。山西全省一百个县有五分之县的县治在汾河两岸。平遥县城位于汾河东岸，县城西南三十六里有个小镇，叫香乐。香乐西南是孝义县，西北则以汾酒闻名的汾阳县搭界。它距离这两个县城只有三十几华里。

香乐镇有五、六百户人家，但耕地不多，人均只有三亩左右。如果每个人真能有三亩土地也就好了。解放前，土地大都集中在少数地主和富农手里，中农、贫农土地少得可怜。香乐确是个叫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的名字。实际上，在解放前，这里的黎民百姓既不香甜也不欢乐，只有辛酸和血泪。

远的不提，自从阎锡山统治山西省以后，便成了这个独立王国的土皇帝。他妄图称霸中华，横征暴敛，疯狂地扩充军事力量。今天联合这个军阀，去攻打那个军阀；明天又勾结那帮政客，推翻这帮政客。总之，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地主和买办阶级的巧取豪夺……一切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象泰山压顶般统统压在黎民百姓头上。加上阎锡山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推广种植和吸食鸦片，山西省老百姓就更苦了。

香乐镇和全国其它农村一样，穷人多，老财少。单说镇里一家姓郭的庄户人，他家世代住在这里，传到现在当家的郭应甲这一辈，家里只剩下歪歪斜斜三间破房和四亩兔子不拉屎

的薄地。家产少得可怜，孩子却一个接一个地生。他经年累月地给本镇地主家扛活儿，自个儿的四亩地，只好利用一早一晚顶星星戴月亮侍弄一下。他除了给家里挑水才回来一趟，平日绝少回家。水缸一满，他扭头便走。一来活儿太紧，没工夫；二来怕老婆提这问那。每逢他跨进自家门槛，心头好象又压上一块石头，沉甸甸地，憋得喘不上气来。就是在他女人临产这样紧要关头，他也很少回家望望。当左邻右舍告诉他，他女人又生了一个娃娃时，他只是用鼻子哼一声，表示“知道了”。紧跟着心里骂道：“又多了一张要饭吃的嘴！”他每次走进家门，他女人的脸不是阴天就是下雨。她不管他心里有多烦，一会儿唠叨锅里没米，一会儿嘟哝灶前缺柴，还有油、盐、酱、醋，穿的，用的，没完没了。他要能在家呆三天，她能嘟哝三天三夜。“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起码的要求，他只好一声不吭，一走了之。眼不见为静，耳不听不烦。

他女人头胎生个男孩儿，第二胎还是个男孩儿。这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有回家。邻居在街上遇到他，开心地说：“大喜呀！”他眉头一皱，冷冰冰地说：“有啥喜的，又添一张要饭吃的嘴！”当他女人第三胎临产时，他赶回来了。收生婆告诉他又生一个男孩，他气呼呼地说：“我算倒霉到家了！”他不仅没看一眼疲惫不堪的女人，连刚降生的孩子也没眨一眼，“又是个臭小子！”骂骂咧咧地走了。他女人也象做错了事一样，轻轻地叹口气。

在封建社会，人们从来就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养闺女是赔钱货。可他，为什么这样讨厌生男孩儿呢？那年月，穷人家好不容易把个男孩儿拉扯大了，不是去给地主家扛长活儿，

就是到阳泉煤矿下窑当窑花子，再不然就去太原拉洋车，当苦力，实在走投无路就去当兵。顶多只能混个填饱自己的肚子，家里什么也指望不上。如果生个闺女，那情况就不同了，把她拉扯到十四五岁，或嫁或卖，都可以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闺女生得俊俏，还能得一笔大钱。闺女是棵摇钱树。至于她未来的命运如何，酸、甜、苦、辣，就都不管了，生活所迫么。因此，旧社会，年纪轻轻的女孩子，给人家当姨太太的，在饭馆当“女招待”的、当妓女的，数不胜数。那时候，这地方就是这样重女轻男。

香乐镇西面，有条小河，叫滋窑河，是汾河的一条小小支流。一九三〇年春旱，这条小河断了流，乾涸的河床死气奄奄地望着总是晴朗的天空。庄户人都为播不了种而发愁。“小满”过后，好不容易盼来一场透雨，人们起早贪黑趁墒抢种。农历五月十九日，郭应甲在地主的地里忙活一天，精疲力尽，吃罢晚饭，正想再去自己的地里干一会儿，这时，他的大儿子来拴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他：妈妈从太阳压山就肚子疼，收生婆急得团团转，想不出办法。他“嗯”了一声，无可奈何地往家走去。

他刚走进院子，就听见他女人爹一声娘一声哭天嚎地。收生婆在旁边不停嘴地劝慰着，但一点也不能使她安静下来，只好说：“去喊孩子他爹了，他就回来了。”

他走进屋里，只见产妇紧锁双眉，额上渗满汗珠，一面喊叫一面痛苦地扭动着身体。他呆呆地望着她一会儿，急得直搓手，又想不出办法，只得转身来到院里，蹲在窗下。她的喊叫声，搅得他心里乱糟糟的。